

虞初志合集之四

虞初志

王葆心 编



虞初志合集之四

虞初志

王葆心編

本书根据商务印书馆一九二一年版复印

虞初支志

王葆心编

上海书店出版

(上海福州路401号)

上海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影印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4.3/4

1986年6月第一版 1986年6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00001—5000

J154·1 定价 1.10元

跋

家大人之爲此編也。多前此官京師時。撫自廩肆所訪各書中。未及近事。其屬近數十年間新奇可悅之紀載。尙有三種。曰髮逆初記。書可一卷。不著撰人。所記洪楊初起時事。與世間官私各書迥異。直謂洪秀全無其人。乃新寧人焦大也。洪大全亦無其人。出自僞託。而楊秀清又實爲未陽人。均實湘產。曰節鈔純常子枝語兩卷。爲文道希學士手稿。皆刺取其關於舊聞祕記者。曰朝野紀聞一卷。吾郡陳君詢先筆記。皆光宣舊事。所得咸在今人筆記之外。此三種均出祕鈔。因甲編篇卷已溢。乃命龔強收入乙編中。慮閱者或疑此編之陳舊也。特先聲敍於此。並命龔強筆記此卷之末。辛酉夏正五月端午節。羅田王夔強識於都門西城敝舍。

虞初支志序

宋何異爲容齋隨筆序。稱洪文敏夷堅十志外。尙有支志。與所謂三志四志者。周亮工書影。則稱爲支甲至支癸。凡百卷。湖州志謂嚴元照芳棠堂藏有此書。宋槧本。至咸豐庚辛遭燹。無存。然則文敏支志之命名。蓋卽貳次前志之稱。故以三志四志殿之。吾觀踵湯玉茗。虞初志諸家。貳之者。以張山來之新志爲最佳。鄭氏續志。已不逮黃氏之廣志。雖博於鄭。然而菁英殊少。至近日號稱新志者。乃急就章耳。不佞今仿文敏之書。命爲支志。用意。在貳玉茗而次山來。雖不欲與鄭氏黃氏相爲曹伍。其取材之通隘。與族類之條貫。明眼人自能辨之。此外陳氏世箴之敏求軒述記。亦有可稱。而俞氏樾之薈叢編。指例又別。茲編所錄。務檢原書。裨販之譏。吾知能免。間有複出。要綱共而目殊。夫人不能如錢給諫之集碑傳。李承宣之徵耆獻。以上備史掌而下示方聞。乃徒費十餘年。搜集之日。力娛意於可驚可喜之事。自託於俳諧。短書以傳。耗心於無用。以娛悅流俗人之耳目。而下儕於鼓板之賤。其爲人之頹廢不振。卑汚不自惜。要可知也。然果何所迫而坐令其至此哉。要其歸。生今之世。爲今之人。被驅迫於平昔所唾棄不屑之地。而安居不疑。抑豈第輯此書之一人也。耶。作此書者。不自愛其日力。姑假此以消耗歲月。則其爲書亦只示欲消耗今日之日力者。讀之而已。庚申冬十二月青垞山人。

虞初支志甲編凡例

一小說自太平廣記以後引書必注所出最爲雅尚。故此書編排大例悉仿張山來元書每題下注所採書目或文集或詩集或筆記皆列之題下列作者姓名字號本貫亦如之。其作者無可考則缺仍列所採書名至所據各書必搜自本書以昭賅實。

一王叔師爲楚詞章句徐孝穆爲玉臺新詠皆入己作爾後選家詩詞多循此例以鄙見觀之究非通正之體裁然說部短書其事體本卑尙不必繩以嚴格今以廣徵異聞之故末附己作筆札三則本非文詞聊博笑粲姑寬取之仍用魏默深輯經世文編入己作之例標目下不書本名以示區別焉。

一學人編輯之業雖筆札小品無不可見心思嘗見郝蘭皋曬書堂文集第五卷書事皆瑣聞往往知古近類似之事附篇後蓋仿其鄉蒲柳泉志異之體後來朱梅叔埋憂集亦如之可以考異同而極情事之變他如俞理初之爲李易安事輯况夔笙仿之以薈名人之佚聞其法殊博雅可玩亦間仿之薈世人所欲曉之事雖小說亦關問學雅可濬發閱者心思今特仿之不悉依張氏元例也。

一高頭紙尾坊書陋習本謝雅裁元書如此今亦因之惟於評點之中有關文字者有論本事者有訂異同者一時所觸得卽書之無當高明大雅勿哂。

一此類之書。自湯氏虞初志之後。有新志。續志。廣志。及當代所出之近志。各種中其後出者。每嫌其採說部太多。而文集較少。不免避難就易。誠以大家文集中。可入說部者。極少。薈萃良難。今特矯之多輯。不甚著稱之別集。及鈔本未傳刻之集。其有詩詞集中之序。可採者。亦收之。並錄其詩詞。凡此者。以其爲文。格法氣體不甚矜嚴。界乎文集與說部之間。故取列本書。甚合惟所採之旨。動關勸懲。不欲取枯寂無味者。亦不敢與諸志一篇犯複也。卽偶有事同者。必其文出自他手。他書方酌收入。

一陳氏述記。俞氏薈編。其書與虞初各志同意。然俞氏之書。究同而不同。以其改變題目。刪潤本文也。本書間有與俞氏無心採同者。然此則輯自元書。恰非販自俞氏。觀者對照。可知初欲刪去。卒以搜集良難。姑存之。且與彼有整篇刪減之殊。不妨各行其是。此編搜集材料。自光宣後。訖今十五六年。所得不下千篇。不能一時並出。今仿洪氏夷堅十志。胡氏唐音統籤。及近人梁恭辰勸戒八錄之例。用天千字。廣續出書計。甲編以迄癸編。編可百目。事或溢出百數十則。俾嗜奇者。攝其事。好文者。玩其詞。博奕猶賢。供人消遣。並爲發其凡於首焉。

一世亂情迫。家居客游。願旣多忤。老更健忘。近年採書。大半出自兒子彙強。筆繕手編。咸資其力。比成卷秩。不沒其勞。附志於此。

虞初志合集

之一

虞初志

之二

虞初新志 清·张潮辑

之三

虞初续志 清·郑澍若编

之四

虞初支志 王葆心编

之五

虞初近志 胡怀琛编

之六

虞初广志(上下) 姜泣群辑

(全六种七册)

上海書店出版

虞初志志甲編目錄

青地山人輯王彞強纂

卷一

朱懶獒傳關中兩朝文鈔

報離人傳同上

燕婦奇妬說剪桐戰筆

仲子紀事白雲集

王氏義門記荊州府志

鄧夫人白湖案序直堂文集附錄一則

書熊婺源公逸事竟陵文選

序妬竇繪堂集

周夫人傳清文匯

紀牛異施野文集

邢瘋子傳學源堂文集

兩異人傳南窗餘集

義盜事街南文集

書義犬事同上

耳書三則與梅堂遺集

明馬 朴敦若同州

馬 朴敦若同州

王象晉藍臣新城

張 怡自怡上元

失名

清姚文然若侯桐城

胡承諾石莊天門

陳洪綬奉侯隨豐

李煥章織齋壽光

張汝瑚夏鍾晉江

郭 葵快園清苑

黃宗義栗洲餘姚

吳肅公晴嵐宣城

吳肅公晴嵐宣城

修世思儼若遂陽

慶州老人傳橫學齋集

廖氏傳秋錦山房集

太湖王氏傳漢南文略

兄弟訟田公案偶紀

徐宗濬軼事忠雅堂文集

書杜和尚書晉起堂遺集

周翁傳虞東文錄

平瘡獄書事漢南文略

馮行貞小傳虞東文錄

卷二

陸兒傳漢南文略

江西某先生傳式訓集

許文宗傳鄞雲文集

書蔡秉公事忠雅堂文集

吉林窮棒子說惟清齋集

渠症同上

史八夫人後傳江寧人物志

書孝豐知縣李夢登事寧實齋文鈔

打虎任四傳關中兩朝文鈔

林 佑吉人閩縣

李良年武會秀水

張 漢月槎

藍鼎元鹿洲漳浦

蔣士銓心餘鉛山

呂德芝時素黃岡

顧 鎮古湫常熟

周於智

顧 鎮古湫常熟

趙壁焰馬龍

張柏恆雪帆安邱

李騰華鄞雲新昌

蔣士銓心餘鉛山

鐵 保梅庵長白

鐵 保梅庵長白

姚 鼎短傳桐城

章學誠實齋會稽

吳 鎮秋道

陳文恭公撫秦逸事狀 關中兩朝文鈔補

天津御者同上

乞者席墓孔孝行傳 關中兩朝文鈔

荆氏五老人壽序 白雲山房文集

書汪縣丞妾事 紅蕉山館文鈔

名醫軼事記 校經閣文彙

三布衣事 自雲文集

王三傳 天真閣集

三盤坡雲庵遺文

甲喇巴同上

俠女報仇同上

打算同上

揚子和同上

吳提台同上

韓江見聞錄 五則

夢厂雜箸

咸豐劉孝子歌序 養默山房詩稿

雙料曹操 竹葉亭雜記

書毛大相公亦若是齋隨筆

張 洲 萊峯武功

張 洲 萊峯武功

岳震川 一山洋縣

張象津 漢波新城

喻文鑒 治存黃梅

李富孫 那止嘉興

陳 斌 白雲德清

孫原湘 子藩昭文

顧 森 廷培崑山

顧 森 廷培崑山

顧 森 廷培崑山

顧 森 廷培崑山

顧 森 廷培崑山

顧 森 廷培崑山

鄭昌時 海口

俞 蛟 夢庵山陰

謝元淮 默卿松滋

姚元之 伯昂桐城

鄭敦耘 莊甫長沙

卷三

壁將軍二事記 歸樓庵叢書

誌興記室遇曹難林阜閒集

書宿州寓客養一齋集

震峯老人傳同上

貴因德興集

記汪瑚事 國朝嶺南文鈔

記麻城豆腐翁事同上

書江南生事 養素堂文集

書王恆一葬棺事同上

書劉默園觀察謝洋出險事同上

四不論先生傳 禮花館文集

卜者傳同上

孝鵝傳 復齋文集

說馬有獲齋文集

李芳傳 六章軒文集

李芳傳 彙溪文鈔

官孝子傳 六章軒文集

記所見讀書延年室文集

彭蘊章 詠莪長洲

潘 謬 少白會稽

潘德輿 彥輔山陽

潘德輿 彥輔山陽

凌 堃 厚堂歸德

黃培芳 香石番禺

黃培芳 香石番禺

張 澍 介侯武威

張 澍 介侯武威

張 澍 介侯武威

路 德 閔生璧屋

路 德 閔生璧屋

曾 鏞 餘堂泰順

李道平 蓮王安陸

李曾馥 次香孝感

沈用培 實庵孝感

李曾馥 次香孝感

熊少牧 雨隴長沙

記買菌兒同上

李如茂公家傳止所齊古文偶鈔

事義民公家傳同上

王老虎傳同上

王典史攜骸記鈔本慎動齋文集

存孤記同上

卷四

書義牛事求實學齋文集

書明都督總兵秦良玉軼事文誠齋

山左誅安監紀略清分關集

書破地雷事天岳山館文鈔

書泰州梓人殺女事來雲閣文鈔

水摸此君圖文集

封禁山同上

鄧將軍寶刀記同上

記達什巴事汪梅村先生集

書蔡氏二節士誦摩堂遺集

記繆觀瀾君留照驅狐祟事存內集

捫龍先生傳同上

熊少牧雨賦長沙

辜 漳守庵上饒

辜 漳守庵上饒

辜 漳守庵上饒

蘇宗經文庵鬱林

蘇宗經文庵鬱林

余 情勤夫長沙

何曰愈子持香山

朱 采亮生嘉興

李元度次青平江

金 和亞匏上元

吳名鳳伯翔臨津

吳名鳳伯翔臨津

吳名鳳伯翔臨津

汪士鐸梅村江寧

戴 望子高德清

張壽榮翰齡鎮海

張壽榮翰齡鎮海

高才女始末高才女遺詩

武七慎節齋文存

劉氏兩童後記鈔本純常子枝語

倒旗近五十年見聞錄

萬密齋先生醫案彙記曾給舊話

劉雲山事輯晦堂隨筆

熊襄愍公不死事輯晦堂隨筆

史忠正公死節事輯晦堂隨筆

虎狂青坵述聞

荷兒傳曾給舊話

韓家文八堂萬年

陳代卿雲室宜賓

文廷式芸閣津鄉

周運鏞□□連城

虞初志支甲編卷一

青地山人輯王靈強纂

朱懶樵傳聞中兩朝文鈔

明馬 朴同州 教若

懶樵姓朱氏。朝邑白壕鎮人。初家貧落魄。無衣食業。日倚持衡石倚門市。爲木棉牙僧罷市有錢則沽飲。無則僵臥。不事事。人呼懶樵。而不名。遂沒其名。一日飲肆中有行乞道人至。熟視良久。曰。汝當暴富。則曰。吾情小人。貧如洗。何從得富。且富可暴耶。若意在得酒耳。爲對酒一盃。飲之。曰。去去毋誑我。爲也。道人曰。吾非誑人者。汝貌固應暴富。當自驗之。明日朱至市。有買木棉者。以手探視袖中。二十金。墮木棉內。弗覺去。朱亦不知之也。已又來買者。朱爲取視。乃摸得金。遂託疾歸。朱妻人乍得金。且喜且驚。竟不自事所居。近大道。謀於妻。走避郵亭中。至則有一秦貯三十餘金。朱得之。益大驚喜。且心怖。不敢還家。腰其囊如邑城。寄聲其妻。有問者。但云。以事見官府。不得輒歸。趨行可十餘里。又道拾數金。並納諸囊中。至邑買酒者。家呼酒市。胡餅酣喫。而以居。二日。其妻倩人招歸。久之。竟無一人問者。漸用其金治生。不數年起屋買田。置蓄產器具。甚設頓成。

田舍富翁卒。如道人言。玄同子曰。人生富貴遇合。詎不有命哉。往余竊爲舉業者。數言某宜第。不第。某不必第。而第且致位顯。融若憤恨。不平。於造物以今朱氏子觀之。又何怪乎。上農良賈終歲勤勩。而不必溫裕。即溫裕。其非猝得明矣。乃闕闕游手。今日懸釜明日充囊。曾不意而得之。謂非有造物者爲前定乎。則道人何以能逆睹也。然政惟道人能知命。故能無憤恨不平云。

李時臺曰。懶樵暴得金。想亦天也。但不應有意匿之耳。然懶樵市僧也。固無賣矣。

青地曰。此明代事。文中寫朱氏子拾金一時百態。畢作與今劇場中乞丐拾金一齣。絕肖其所以騙世者深矣。○李慶辰醉茶誌怪云。邑有農夫。見田間烏與蛇鬥。掘其下。得元寶二枚。懷歸。自以爲暴富。杜門不出。爲傭家人。促之。輒云。有此壯贖物。何屑爲人役。此後須人求於我。我更何求於人。呼銀爲小老虎。閒時把玩。或拋向空中。以戲。一日。誤落頭上。患風身死。醫藥棺殮。恰敷其用。此事之可笑。亦相類。而其人福薄。尤可憐。附傳一綫。報警人傳聞中兩朝文鈔

明馬 朴同州 教若

報仇人者。馮翊黃甫里某之子也。某有父而寡兄弟。余不忍斥其名。亦不悉其家世。父能生。殖頗有產業。以獨子愛之。甚其婦李氏。悍逆不道。某初不能制。而或庇之。且或縱之。始或諄語。既而呵叱。後漸詛呪。而詢之某。亦不復爲異。父母數吞忍。他日氏毆詈其姑。不能堪。號泣而訴。天氏又惡其號也。而詈之以爲常。衣食之有不時。無論已。一日復浚其翁姑。至不可忍。姑乃憤恨曰。吾不恤生而恤恥。遂走赴州。欲聞於官。法之既出。村矣。李氏就蓐產一子。其翁亟趨追其姑。遙呼令回。姑憤弗聽。因大聲疾呼曰。汝回。汝回。天已爲汝我生報仇人矣。於是乃還。遂謂其子曰。仇娃。然氏卒不悛。里人知其語者。皆竊相謂。報仇人何時大乎。後某與其父母俱故。獨留氏撫一女。與所謂報仇人者其人漸長。漸凶。逆不母氏。而奴畜之。迨娶妻生子。而叱詞毆詈者益甚。拂其意。則毆觸其怒。則毆。或見之。則毆。木槌鐵杖。無不加身。常至不勝痛呼。晷隣里皆不忍聞。他日曰。毆號天。則縛屋下而毆。曰。汝看。上無天矣。嘗以鞭車鐵索繫其頸。衆見叱之。則曰。彼有風疾。又嘗以刀割足。蹕剔其筋。曰。使不利於行。其姊嫁爲諸生婦。而貧氏有所周。或加之禮餉。輒罵毆。疑其有私。餉輒罵毆。且數毆辱其姊。姊間嘗訴

其逆於州。則重賂賈直氏。乃不敢伸言。族人忿恨其逆。讓令改省。則使氏罵其誣己氏。又不敢違。於是人多結舌。凶逆日異。無復人理者垂二十年。天啓二年春。復極毆之。身無完膚。以死。其女聞而哭之。具訟於州。屬州使君上計都門。署篆梁倅君。檢察法擬。而使君還治。使君有殊性好惡。多拂人迎。役以異聞。於塗便輒然。及至即欲出。而逆跡大著。乃頌繫數月。不判。及姊以尸腐求判。凡言不枉者。輒呵禁族里。歷指其凶狀。曰。彼自殺其母。何與若事。庠士以風化所關。公言於庠。曰。諸生皆有母。何無毆死者乎。竟出之。略不加刑。僣報仇人。既出。益高言猛行。以雄於鄉。無何。張使君至。條其不法於觀風。使緝而斃於獄。初。里人以無禮於親也。實罔不切齒。惡之。然猶以報仇之語爲天道。解迨其以弑逆收。而復出之。遂羈繫於天道。豈其命之報而故縱諸乎。及終不逃於三尺。而後乃信天道之不爽焉。於是作報仇人傳。

野史氏曰。自昔聖人設官敷教。惟彝倫是急。蓋天下平於親親而秉彝之民。庸有凋喪於習氣者。故賴教化以輔贊天地之所不及耳。教廢俗惡。使親者無奈其爲仇。至令祝天以生。報人報之甚。而至不容於宗黨清議。於庠序猶有

呵護而縱之者皆天壤間異事也人嘗謂教化不易言以
余所見州使君武陵丁公孝篤慈韓政先德禮士庶翕然
於敦倫之化後或以繼母件於父或以異母銜其弟施於
有政而老多失所終則安見身教之難哉

蒙蔭堂天休曰事大足戒

青垞曰人不可太快意今日天下非聖無法滅倫黜
孔恣諸筆舌悍忍徑行羣盜洶洶相吞噬快意極矣
雖然今日之天道反覺去人近世事倚伏迅若轉轂而
人不悟也馮翊報仇人之生即在逆倫悍婦魚肉翁姑
正劇之日是何異秦皇東游會稽憫然子孫帝王萬世
之固而項籍已縱觀其傍劉季已喟然起咸陽宮室之
嘆乎是何異曹操相漢日夜窺伺漢鼎而司馬懿已入
其軍幕乎是何異梁武殺東昏侯覆齊祚之年而侯景
已生於漠北乎人亦何苦而作逆亂之行恣無父無君
之口內施之一家外昌之一國也耶如曰不然請觀其
後

燕婦奇妬說剪桐戰筆

王象晉新蓋城臣

浙醫劉君芝溪技藝精良胸懷磊落性好飲見酒輒醉酒
後耳熱語刺刺如湧泉然操持謹凜不與外事予甚重之

壬戌仲冬偶延之值其他出亭午方至問之曰適為一家
治病今始歸耳問何人曰某家內子也愈乎曰一劑而愈
且得重謝予曰妙哉技至此乎彼婦何病而子捷效如是
曰婦某家女嫁某人舍比鄰耳今日少喧坐屋簷下僮婢
子暨僕婦輩笑語甚適也呼茶婢捧至方入手聞街頭鼓
聲喧令僕婦往偵之回報某家妻如夫人也言未既茶杯
墮地齒噤手握兩目瞋涎出頤頷間首傾側不可俯仰諸
人大驚亟延其父父亦適過門入視為癡曰死生任之留
之何用遂畢去不返顧其夫延予治得復生予曰此於理
宜罰而反得謝予方以是為子過而子顧誇為功乎劉愕
然問所以予笑曰此等奇妬死恨不早子乃活之耶無論
其夫怨也乃其父亦恨子深矣相與拊掌大笑而罷

青垞曰進一步寫妬饒亦進一步寫遏妬饒之人末以
談謔解之尤妙

仲子紀世白雲集

張怡上自怡元怡

辛巳冬予鄉汪文烈公假滿入都至慶雲邊方急道途
梗塞公以臂傷調治寓城外逆旅中稍愈散步驛舍見貯
餉若干公駭然曰盜賊公行此豈貯餉地且司農仰屋皇
上望外解如救飢溺若胡為滯此解官答曰主臣有之但

賊騎充斥途無行人若此衆者何欲入城而令病之閉
 不納奈何公遂甚歸詢邸主人曰此間頗有俠士可與語
 者乎主人曰去此二十餘里有仲子者則仲由之後也豪
 有力鄉里畏而服之然不可招致公欲晤則就見之公曰
 諸凌晨持名刺邸主人導之往至則告以故仲子曰是不
 難公以木天貴客爲國事下交士爲知己死矣三日後常
 爲公解赴司農取部收來公曰甚善須護騎幾何當謀之
 邑令仲子掀髯笑曰若輩何用若輩何爲某自有所與
 遊者公以名紙全幅二十單幅二百來公曰諸途費幾何
 曰是無煩公慮矣長揖而別三日後仲子報稱曰人力集
 矣公與衆實語之乃同至驛則衆騎而魚列者約二千人
 衷甲裹糧儼然營陣公駭然曰諸君何來曰皆某舊同人
 家子弟因呼其長二十人拜公廡下曰此皆壯士某與遊
 者命取餉出皆械木輜中曰是不可以遠行而碎之分携
 以往解官惟懼不敢任公曰無傷是在我遂碎之分置橐
 中上馬馳去時多爲公危曰此輩舉止頗似大盜萬一去
 不返奈何公大笑曰安之世豈有欺人烈士哉不半月主
 人言仲子單騎歸矣公急出逐曰若何曰幸不辱命袖中
 出部收與公公大喜曰前同行諸君若何當語令一儒之

仲子笑曰此輩豈屠沽須酒食耶事幸舉各返村舍公
 曰君大將才也當特薦君且大用仲子佛然曰此非知己
 之言也我以公愛國急公慨然見信試效一臂耳此世界
 豈容我輩耶幸無復言一揖徑去明日公肩與往謝則應
 門者長跪以辭曰主人與客爲泰山遊昨暮即行矣公俯
 仰歎息而去亂後失其名聊記於此
 青垞曰明季昏亂天下無道志士癡聲逃名不出泊入
 清初或死或潛或遁方外見於紀載中者不可悉數古
 之傷心人何代無之讀仲子此世界豈容我輩耶一語
 千載下如聞其聲爲乎豈知易世而後無道之極乃有
 今日斯人也倘得相與傾肝膽藥泉石爲歌爲哭以澆
 濁見聞之穢濁有餘焉○按先生世武門國變後棄
 其世蔭隱居攝山自號道者著述甚夥與同時遺民往
 還並所著不肯示人見望溪集孔東塘曾寫其高致入
 傳奇然其父祖實吾鄉孝感人徐君星樓輯孝感詩
 徵撫先生及其父祖詩冠厥編余曾豫商略其孝感文
 徵則余更爲裁定其大半中有先生書札二而清文匯
 中輯入之文三首較二札更可採乃未之及可惜也爲
 附志之

王氏義門記荆州府志

失名

倪文蔚等光緒荆州府志卷七古蹟云明王氏義門在縣東明初義民王堡之後累世同居

昔王堡處明初年以漂失皇木赴南郡繫獄擬決王瑀以

漂失南糧擬邊遠戌值霜降先一日入獄弟兄相抱痛哭

瑀曰吾三子惟一子尙幼擬戌不過數年而歸然歸時計

子已老汝五子皆幼汝決後予即歸恐不能撫爾子并撫

吾幼子也惟爾得戌予決庶可兩全遂懇獄吏求以身撫

代吏服其義又以年祝甚育許之及決則以義雖同而年

不等事發罪坐獄吏更以其實告之刑曹刑曹以其事入

聞上憐之俾兄弟對獄七日得不死而盡釋之自是子孫

日繁鳴金合食居官者不私其俸耕穫者不私所斂有衣

架房男子衣無私筭惟寒則取適體者衣之不用則仍還

於其內又有孩子房赤子須乳者晝則聚臥於此母有欲

乳其子者入而其子無啼泣聲則取他啼泣者而乳之如

是者五世撫按聞之禮部禮部尙書姚鼐特疏入奏成化

四年十一月敕建義坊題其額曰旌表王氏五世同居義

行之門後又合食二世爲人丁千餘秋糧數百每逢均平

縣官皆憐其先人之義不忍析子孫之糧今雖立叔淵叔

源兩排而子孫聯聚煙火比屋猶有遺風焉荆州太守重
立警署高義石坊在郡城永樂初年羣盜入室家督知不
可解跪告合食之故云家無盈積僅集婦女簪珥數百金
饒之盜相顧嘆曰如此義門取之亦覺生愧遂置之不取
仰天祝曰固是家世世不遭吾情也祝畢而去

青地曰姑蔑徐氏談舊載前代義居久遠至有十九世

同居者其爲家族美談罕事以至國家垂爲旌典盜賊

因而感泣其奇偉矣待言然儀禮稱古者父子異宮故

有東西南北等宮之稱是古人雖父子亦以異居爲制

但居異而財同實古人敦厚勝衰末之處至兄弟義居

艷傳史乘然前人亦多有非議者至正直記載沈敦授

圭述傳記之言曰兄弟以不分爲義不若分之以全其

義梁氏退菴隨筆謂此語與婦人守節不若嫁之以全

節同爲救時名論清初魏氏禮爲二子析產序則稱不

可浮惠累世同產之名而實受其害李氏絳別籍異財

議則稱古者井田之制八口之家未嘗禁人分居苟友

助扶持則分猶不分其累世同居誠篤行之士矯薄俗

之義舉然必有家法代有賢者主持否則不如分居各

惜其財各勤其事猶可相持不敗是二說皆識微見遠

之論。吾嘗見義門江州陳氏、浦江鄭氏、家規均簡嚴易。守要之非其人不行。今日社會黨人爲其產公民之制。其事在吾國垂義居之法。即其雛形。此記中所云官不私俸、農不私穀、無私衣、當亦無私食。即公產法也。而婦人不各私其子。則公民之法也。然必須其人然後行之。無弊若今日之人心風俗澆渙至此。如何而敢望哉。然王氏之義居。其始事乃從同產兄弟。遭巨變時於生生死死中衍出。本有可振動來裔之高行。故創垂家法子。孫矜重抑其本至公無私之旨。以立家族。莫謂吾國先哲遂無見及所謂社會主義者。烏乎遠矣。

鄧夫人白湖寨序

盧直堂文集

姚文然

若侯城

兵事蓋難言之哉。奇男子且然。無論閭閻中人矣。木蘭從軍。流爲美談。然其金柝鐵衣束縛市轡與一校等耳。荀氏女玉顏雪戟拔其父於萬鎗之中。寧旗摩壘而還。以方男子。則騎將非大將也。陸家姑縫織軍中。梁夫人織簿爲屋躬執桴鼓。然因人成也。烏能獨立一軍哉。乃若建軍府授方畧。截渠魁。變虎蹲電奔星運。恢恢乎稱大將才也。古之所難。今於是乎在。余與黃公玉耳。稱昆弟交。因得讀史先生次其鄧夫人功狀及前輩張先生守白湖寨記。蓋重

有敬焉。抑重有威焉。白湖非有星崖劍壁懸磴飛棧之險。士非有羽林射聲之銳器。非有墨陽谿子少府之利塹。培塿而城之。裂繒帛而轍之。取糧糶而載殺之。取我田舍子而卒伍之。其戰不可禦。取我婦人而丁男之。其守不可攻。乃賊三至。輒創去。至乃斬其渠而奪之。氣然則今天下之天險。士銳器利豈無小踰於白湖者耶。嗟乎。自流氛四掠。名城墮雄郡潰。將星殞師徒北。幾何年矣。而白湖巋然若靈光如故也。然則今天下男女安在耶。豈真末世天地雄杰瑰琦之氣不鍾於我輩男子而偏在閭閻中否耶。賊渠左金王殪於白湖之下。蓼之人有被俘而返者。稱賊黨震動咸噴噴。知有鄧夫人云。而當時不聞殊旌懋賞。如洗夫人錦蓋錫封。故事則豈戰伐功格昧於輦上諸君子而顧明於揭竿斬木中人耶。抑豈擒渠破賊自男子事。夫人不應越辭。統醴醴而代之耶。嗟乎。天下事尙何言哉。尙何言哉。乃夫人自足以不朽矣。渭原以娘子名其軍。襄陽以夫人名其城。吾又安知易世而下茲寨之不復以白湖名耶。玉耳雅歌散佚有儒將風。至其手一玉辟邪。進百萬雄虎而麾之。介馬無聲萬衆如一。過白湖夫人巖部伍束囊輓以迎旌旗相望。隱若一敵國。然蓋門以內有兩大將。